第二十一卷

世系部十二

臣紀 忠臣

屈原　張巡許遠　文天祥

附布衣忠臣

王蠋　魏子　陳東

附夷狄忠臣

金日磾

詞臣

司馬相如　司馬遷　班固

李白　杜甫　歐陽修
蘇軾

卷二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十二

忠臣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傳聞强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矦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藳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踈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憂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本反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蜕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内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疾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兾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

塭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張巡許遠

張巡字巡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不應而率吏哭玄元皇帝祠共起兵討賊至雍丘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仍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適潮暫出行部未返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聞之大怒以賊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

丞潮素與巡有舊復率衆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
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
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
巡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旣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
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
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
責而斬之會糧乏之潮餉賊塩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
南朝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塩米千斛焚其
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黒衣夜縋城下潮兵
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

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漸益兵來圍巡
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
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
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未幾薪水竭巡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
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伐木而還爲備潮怒圍
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
奔走軍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
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
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

共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嘗數萬
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即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
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
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絶
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援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於
是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而遣雷萬
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
尸於汴朝宗引去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奇將
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
二十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

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奇左目子
奇乃退還七月復圍城城中食盡士食賦米一勺齕木
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
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
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
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御史大夫賀
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度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
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
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
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

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絶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亾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死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

命也衆不能仰視子奇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子奇又以刃脅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奇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

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奇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
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
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
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烏散變態百
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
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
者巡巳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决戰士感其誠皆
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雖厮養必整衣見之下爭
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
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

破遺民止四百始肅宗詔中書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犄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獨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褒贈巡遠及霽雲等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

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
號雙廟云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
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
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
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奇分配部曲各一
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剸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
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或曰公恨我乎
荅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
下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寃耻詔下尚
書省使去疾與許玖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

城陷而遠猶生也夫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若日星不可妄議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文天祥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也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眄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爲第一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

下勤王天祥以江南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
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
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
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
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興
起者耳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
自貶損盡與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
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
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
天祥陛辭以朝廷姑息牽制上策却敵不報明年正月

元兵至皐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有旨天祥詣
伯顏軍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顏留天祥軍中獨遣
堅還明日吳堅賈餘慶及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劉岊與
呂師孟奉降表至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伯顏乃趨天
祥隨祈請使北行天台杜滸從至京口與天祥謀趨眞
州眞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卽喜而出迎且泣曰兩
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卽以書
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
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天祥乃東入海道
遇兵伏環堵中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兵入索

之執杜滸去滸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簣
荷天祥至高郵復汎海以達温州益王立天祥以觀文
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
天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叅謀張汴監軍趙時
賞趙孟濚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攻
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欵撫州
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
人如軍中受約束然時勢至此已無可為矣適元江西
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追
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

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至元十五年進屯麗江浦入般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天祥其略曰方敵氣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丞相陸秀夫筆也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到扶入南嶺乃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

淯先被執至是亦遂以憂死惟趙孟濚得遁去天祥至潮陽弘範以客禮見之使爲書招世傑不從弘範爲改容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南冠而囚愽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既巳至此但早施刑即爲大幸愽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耳今日天祥有死而巳何必多言愽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

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天祥固請死乃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壁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陞輙辭

王蠋 附布衣忠臣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
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
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德吾引
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
又刦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
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
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
王

魏子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刧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刭宫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陳東

東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儻負氣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

敢指言東獨不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𠜂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

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數賊罪大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郤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不報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衆莫肯去舁登聞鼓撾而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共臠磔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

撫諭乃引去金人旣解朝廷用揚時爲祭酒吳敏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旣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於是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已乃受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

即不敢言巳言肯逃死乎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施行之

金日磾 附夷狄忠臣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

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旣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

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卽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

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
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
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
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裒白刃從東廂上
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
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
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
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
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
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

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
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
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
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
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
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
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
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
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宣帝卽位賞爲太僕
霍氏有事萌牙賞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

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絶世封建孫當爲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黄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詞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好讀書擊劒名犬子及長文翁遣受七經學於長安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及

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
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
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善於是相如往舍都
亭臨邛令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
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令
有重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
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強而
至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
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

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旣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卭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遂與俱之臨卭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旣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

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之上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賦成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會邛筰之君長願內附天子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於壺克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

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懽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後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孝文園令又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久之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

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口喫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

司馬遷

遷龍門人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

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女復
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
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
所欲論著矣且夫學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
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
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
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
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

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有國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
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
而不知其權此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
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
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
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
下得守職萬事旣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犧至純厚
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

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
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
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
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
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
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
是予之辠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已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旣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義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予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予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

下至於茲者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出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竢後聖君子第七十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見班史宣帝時遷外孫平

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班固

固字孟堅年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著書固

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

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輙獻上賦
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
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賔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
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固
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
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至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
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
官初洛陽令種兢嘗行固奴干其事車騎吏推呼之奴
醉罵兢大怒以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

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

李白

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旣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擊劒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

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僊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幷州見郭子儀奇之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

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起河南道尋陽釋白因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因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爲復其夫徭役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嘗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

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脱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於宇宙意欲耗壯心而遣余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矣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太白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艸書爲三絶

杜甫

甫字子美京兆人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臣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也會祿山亂天子走蜀甫避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報奔行在爲賊所

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宰相房琯爲布衣交琯敗陳濤斜以客董廷蘭故罷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衂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耳後從帝還京師乃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饑甫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

度東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帥劒南表甫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閒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卒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昌黎韓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元稹作子美墓誌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

作歴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謡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潤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往往横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少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嬌節舒徐相尚文章以風

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
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
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
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爲
律詩猶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
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
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
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
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
專矣故予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

白亦以奇文取稱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壼奧乎

歐陽修

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五季餘習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嘗得韓愈遺槀於廢書簏讀而心慕焉景祐初召遷館閣校勘時范仲

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輙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故爲書責之因時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爲陜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爲巳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故見逐故時咸目爲黨人自是朋黨論起修又爲朋黨論以進上知修忠一日奏事罷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葢欲大用而未果也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乗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上使

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已而又徙潁州
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鬢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流内銓
有忌修者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他事譖修
欲遂出修於外上悟留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爲學士
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閲羣臣未有
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
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
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詞義古質者凡險怪知
名士一切不録榜出紛然向之囂薄者聚譟修馬前街
邏不能制然文章自是變矣三年代包拯權知開封府

事有以拯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
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修與韓琦
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政時多以爲得也英宗之初朝議
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喪
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朞降三年爲期而不沒
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
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
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御史吕誨等共詆修以故
皆被逐修昔守潁上樂其土風故遂卜居潁其在滁也
作亭瑯邪山每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

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老於其
間是爲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居潁一年而卒年
六十六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宜加以
忠乃謚文忠修嘗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
明進退中度案醫書連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
効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踈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
効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爲良吏矣被召譔唐
書又自譔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修專紀志而巳列傳
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
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

如已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傳局中官高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譔公官高宜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爲日久豈可掩也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祁聞而善之

蘇軾

軾字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安石用事上欲用

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上又欲用軾起居注安石曰軾非是可獎之人乃寘軾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即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安石愈恨軾乃乞外通判杭州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強入人家爭鬬至殺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

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决曹村滙於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决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之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揷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逮赴御史獄初軾旣補外見事有不便者頗托事以諷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

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
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
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宰臣王珪亦言蘇軾不臣
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蟄龍其不臣如此上
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張方平范鎮上書救之直舍人
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願
陛下無竟其獄上曰朕故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遂
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帽巾芒屩與田父野老時時
相從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語宰相王珪

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
不可姑用曾鞏及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
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移居奏入
報可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乃漢唐滅亡之兆
公獨無一言可乎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身在外又
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
上之待公本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豈可以常禮自處耶
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元
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
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

多以破産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
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
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知
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官置局
軾與其選獨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不可狀光忿
然不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
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
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嘗召入
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
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至此曰

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四年復出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

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

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焉軾二十年再莅此州有德
於其人以故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召入爲翰林承
旨復侍邇英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復攻軾軾懼乃復
請外出守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閲歲以兵部尚書召還
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至是又復乞一郡自劾八年知
定州紹聖元年軾坐爲中書舍人日章呂惠卿降官制
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鷄豚先皇
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
言者誣以謗訕復謫知英州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過自
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軾至儋官屋以居

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
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將居許病暑暴下乃止於常建
中靖國元年六月病遂不起卒葬於汝州郟城縣軾初
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
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常自謂作文如行雲
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
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也洵晚歲讀易作易傳
未完而疾革命軾述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
海南作書傳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
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

禮部尚書日以其文寘左右初畢仲游試學士院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因與軾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其形於詩歌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仲游士安之孫眞可不謬爲畢士安之孫矣予瞻嘗自謂嬉笑怒罵皆可書而誦夫嬉笑怒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篪舞劒皆我畫筒雀噪蛙鳴全部鼓吹拔公得之是以大妙奇

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嚬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嘻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爲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祥麟爲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一終